

《给阿嬷的情书》何以破圈

宗俊伟

近期，中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五一”档后半程异军突起。影片最初只在广东潮州、揭阳、汕头等潮汕地区上映，随后凭借口碑发酵迅速由广东扩映至全国，实现排片增长与票房逆袭，迄今票房已突破12亿元并持续攀升，成为今年电影市场的现象级作品。

在当前短视频、微短剧高度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环境中，这样一部没有流量明星、缺乏成熟IP支撑、以潮汕方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艺片，能够实现全国传播，尤其值得关注。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出品方供图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它讲好了海外华侨饱含辛酸、困苦与自强不息精神的故事。在华侨下南洋、艰辛辗转的百年历史大幕中，影片以侨批为媒介，展开了一段跨越山海与时光的情义守望。侨批兼具家书、汇款与情感寄托等多重功能，也因此成为连接故土与异乡、个人命运与家国记忆的重要纽带。

影片中，郑木生、叶淑柔与谢南枝之间的命运纠葛，没有被简单处理成爱情叙事，而是被放置在人们彼此扶持、守望相助的历史语境中。尤其是在木生跑船途中为救同乡牺牲之后，谢南枝承担起照顾暹罗(泰国)与中国潮汕两个家庭的责任。其中既有她对郑木生救命之恩的感念，也有对道义与承诺的坚守，更映照出那个年代人们之间浓厚的同乡情义与家国意识。

作为“潮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创作者在“情书”中寄寓了许多想写给先辈、也写给当下年轻人的话。影片编剧、总制片人郑晋轩近日在本片主演、青年谢南枝饰演者李思潼母校——广东财经大学举办的“传承·孵化·突破：湾区中小成本电影创作经营与人才培养研讨会”上说：“这个故事传递着中国人重情重义的精神底色，还有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情感和人们对于家国的责任。”她认为，影片“很好地传达了中国人真善美的一面”。

影片也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事中，通过大量闪回、回忆与想象镜头，形成多重时空彼此交织的复调式叙事，让观众在人物命运沉浮中，重新理解华侨下南洋背后的漂泊、坚韧以及始终割不断的乡土根脉。

影片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一群真实可信、能够打动观众的人物。英年早逝的木生身上兼具青年人的热血、善良与命运无常带来的遗憾；留守潮汕故乡的叶淑柔则在漫长等待中展现出女性的坚韧与担当；而谢南枝真正令人动容的，是在命运骤变之后，依然选择承担起超越个人得失的责任。她在一封封侨批与善意谎言中，努力替郑木生延续着一个远在故乡的“家”的希望，也维系着两个家庭间的精神联结，更让“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式的故土之恋和离乱岁月中的温情，有了具象而细腻银幕表达。

土生土长的潮汕女孩李思潼谈及自己的表演经历时表示：“在湾区这片土地上成长，给了我天然的共情力；从小耳濡目染的乡情，还有老一辈重情重义、坚韧敢拼的精神以及贯穿在电影里的一些民俗，让我更快地理解这个角色，也更容易代入那个年代华侨的处境。”这种来自地域文化的气质使她的表演呈现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真实感，她坦言，自己没有表演技巧，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就是去理解谢南枝、成为谢南枝。也正因此，观众在影片中看到的，是朴素而直接的情感流露。

包括同样非科班出身的郑木生扮演者王彦桐、青年叶淑柔扮演者王晓慧等的表现，也再次证明，真诚自然的表演可以支撑起一部中小成本文艺片。这也是潮汕籍导演蓝鸿春自《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以来始终坚持的风格。影片中的晓伟、如姨、舅婆、狄功、谢父等人物，也都带着鲜明的生活气息与地方质感，共同塑造了一组真实可感、守望相助的人物群像。

《给阿嬷的情书》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全国性传播，还在于它回应了当下观众对于真实情感、生活质感与文化根脉的期待。影片迄今在豆瓣获得9.2的高分，也因为它所呈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情义、牵挂与责任感，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当下社会高速运转，而影片沉静舒缓的情感表达与真挚质朴的乡土情怀，契合了大众内心深处的情感诉求，唤醒了更多观众关于亲情、乡土与精神归属的共同经验。

与此同时，影片浓郁的地域文化表达，也成为其破圈的重要助力。虽然不少情节设定于泰国，但影片主要取景于潮汕地区：汕头海平路骑楼、潮州龙湖古寨、揭阳洋淇村等场景，不仅具有鲜明的岭南风貌，也让影片始终保有一种真实可感的生活肌理。这种带着泥土气息的生活细节与质感，让潮汕文化、华侨记忆与岭南人情突破地域限制，形成更具普遍性的情感共鸣与文化感染力。

《给阿嬷的情书》的破圈并非偶然，既源于创作者长期扎根地方文化、坚持本土表达的积累，也得益于广东近年来对中小成本电影的扶持。更重要的是，影片以侨批文化、华侨记忆与潮汕乡土经验为切口，进一步强化了当代观众对亲情伦理、家国情怀与文化根脉的情感认同。

这部影片的破圈说明，真正能够穿透市场与代际、实现广泛共鸣的，依然是真实的人物、真挚的情感以及深植于中国社会文化经验的叙事力量。这也为当下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小成本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值得珍视的路径。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教授)

深观察

创作谈

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装着自己的故事

郑执

作为电影《森中有林》的原著作者，我参与改编剧本，前后写了两年。这个故事有太多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熟悉的人，我理解的情感，我对东北的记忆，甚至还有我对“家”这个字最深处的想象。由于团队始终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导演，最后决定由我来拍。

从作家到导演，对我最大的触动，是重新理解了文学和电影的差异。小说里，一句话就能写出人物某个阶段的命运感受，但到了电影里，可能要靠很多画面、调度，才能把那层意思慢慢显出来。反过来，文字里需要铺垫许久的东西，在电影里，往往一个眼神、一个笑容就够了。第一次做导演，我没敢给自己设太大的野心，只希望这部电影足够扎实，能把我记忆中的东北、我心里那些沉默又浓烈的人，实实在在地讲出来。

我一直很喜欢《森中有林》这个名字。单看字形，它就很美：“林”像两个人并肩站着，“森”像三个人围拢在一起。两个人可以成家，三个人就成了更为完整的家庭。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家”——家里有人，人与人之间有感情，有秘密，有亏欠，也有彼此牵连的命运。“林”字藏在“森”字里面，这种中文造字的意味，给了我最初的启发。电影的英文名“All the Good Eyes”，也是我起的。它对片尾那段关于“眼睛”的独白。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处境、观念和情感推着往前



《森中有林》海报。

出品方供图

走，有人做对了，有人做错了，他们的动机里，都藏着各自的苦衷与执念。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装着自己的故事。

我很迷恋这部电影里那种浓烈、直接的情感。近几年大家爱说“浓人”“淡人”，在我的记忆里，东北的长辈、亲人、朋友，大多是“浓人”。他们表达爱、表达委屈、表达牵挂，都是很满很真、不绕弯子的。王秀义那句“我儿子就是我的命”，在我熟悉的生活和人里一

点儿都不夸张。廉加海也一样，他不大会说，可他对女儿的爱全都在行动里。某种程度上，《森中有林》写的正是这种很中国也很东北的家庭伦理：父母和孩子之间，爱会变成责任，责任会变成奉献和牺牲，奉献和牺牲又把人与人紧紧捆在一起。到最后，很多关系都落在一句话里：爱又爱不够，恨又恨不起来。

片中我特别喜欢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那场戏。轻轻对了一句诗，在一个很日常甚至有些局促的空间里，两个人彼此看着，爱情就悄悄发生了。我一直觉得，爱情最难写的就是“它为什么会发生”，最好的就是观众看见那一刻时，心里自然而然地相信：对，他们就是会这样爱上彼此。我很珍惜这种淡淡的、复古的、带点笨拙的浪漫，因为它也属于我理解中的东北人物。

这是我特别想拍出来的东北。很多人对东北的印象停留在冬天：灰蒙蒙的天，积雪，寒冷，老工业城市的旧质感。可我想的是，东北的春天其实很好看。街巷里有深深浅浅的绿，花开得热闹，烟火气也跟着这一块儿冒出来，有种很朴素的生机。所以我让《森中有林》的故事发生在散落于不同年份的3个春天。我想拍一个绿色的、温柔的、有生活气息的东北。那个东北，和我记忆里重要的人一样，沉默，倔强，有很深的情，也在我心里留下很长的回声。

(作者系电影《森中有林》导演、编剧)

《太原之约》

当青春邂逅千年文脉

冷淞 程紫郁

微短剧《太原之约》以一场演唱会为起点，串联起自媒体博主林小马与文物修复师陈岩的相遇相知。在青春叙事的外壳下，这部剧重新解读了山西太原这座2500年历史文化名城，也引发了关于“影视+文旅”融合模式的深度思考。

叙事革新： 以“Citywalk”重构文旅表达

传统的城市宣传片往往是全景式、说明性的，《太原之约》放弃了这种视角，将叙事交给两位普通年轻人的主观视线。全剧的主要情节动力是一场以情感发展为内驱力的深度“Citywalk”。

《太原之约》由山西影视集团与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红果短剧联合出品，讲述的故事始于红灯笼体育场的一场演唱会。林小马怀揣着对热点的敏锐嗅觉和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在这里偶遇了陈岩。一个追求流量与关注，一个坚守文脉与真实，最初观念碰撞的两个人，后来一同逛吃打卡、探访古迹，最终在天龙山石窟修复现场打破误解、彼此信任。

剧集巧妙地将太原的地标性建筑和场景——红灯笼体育场、天龙山石窟、晋祠、钟楼街、汾河景观带等有机融入剧情发展，观众在体会主角情感变化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对太原的深度游览。在剧中，文化不是需要仰视的展品，而是流淌在人物关系与生活瞬间里。这种叙事策略，让城市营销从“说服”走向“感染”，打造了“追剧即旅行”的沉浸式体验。

情绪共振： 一座城的青春回响

《太原之约》是一曲人物与城市、城市的三重奏。

第一重是青春情感的温暖共鸣。林小马与陈岩的相遇不是偶像剧式的浪漫邂逅，而是基于价值观碰撞以及共同兴趣的渐进式了解。这种细腻的情感描写，让太原的包容性与烟火气通过人物关系自然流露，城市也变成了有温度的情感容器。

第二重是文化传承的时代对话。天龙山文物作为太原的核心文化IP，在剧中与文物数字化修复工作紧密结合。陈岩作为数字文物修复师的身份设定极具巧思——他既代表着对传统文脉的坚守，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千年文物再现生机。

第三重是城市活力的多元展现。观众在追剧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对太原的重新发现。剧集以“歌迷之城”为标签，通过演唱会场景展现太原现代都市的活力与

开放，以体育场为载体，呈现文旅深度融合的城市发展特色。

文化想象： 从“煤都”到“歌迷之城”

《太原之约》的价值更在于它为城市发展提供的创新思路。微短剧节奏快、时长短、传播性强，适配大众碎片化观看习惯，极易实现“追剧即种草”的文旅传播效果。

长期以来，外界对太原的印象多停留在“煤都”“工业城市”的刻板认知中。《太原之约》全面呈现了太原2500多年建城史及其文化遗产与现代活力，完成了从“工业太原”到“文化太原”“活力太原”的形象重塑。

“歌迷之城”的定位尤为巧妙。太原坐拥优质大型场馆资源，多次承办大型演唱会。剧集生动书写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展现太原依托优质场馆发展赛事、演艺经济的成效，诠释青年潮流文化与城市活力。太原的“新约”，是与新一代年轻人达成的文化之约；这里兼具现代狂欢的热烈与历史文脉的深沉。这场约定面向远方来客，也致敬守护文脉的本地人。剧集落幕，属于这座千年古城的文旅故事，才刚刚启程。



《太原之约》剧照。

资料图片

图片新闻

安徽阜南：外籍媒体人体验柳编技艺



5月26日，来自亚太媒体记者访问团的12名外籍媒体人走进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黄岗镇柳编非遗文化展览馆，参观了解柳编非遗文化，学习柳编非遗技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来自巴基斯坦和老挝的外籍媒体人在柳编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体验柳编技艺。

王彪摄(人民图片)